



三江热议

城市建设与管理应多些宜居元素

何良京

《宁波日报》近日刊发了一篇题为“城市不能一味追求环境整洁”的文章,读后很是赞同文中观点,但感觉意犹未尽,想作些生发。

城市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。当然,这是最基本的。如果要加以“现代化”、“大都市”之类,则还得加好多定语。说白了,城市就是人口相对稠密的集居地。既然是人的集居地,那么城市的建设、管理理所当然应以人为本,让居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到安全、方便、舒适……

然而,当下我们居住的城市,无论建设还是管理,不少地方距以人为本要求尚有不少差距。首先,笔者认为,我们城市现在有许多硬件设施不够因地制宜。有不少城市形象工程项目,看上去很高大上,实则是中看不中用的“花拳绣腿”。规划设计时估计也很少考虑性价比问题。另外,项目的“保质期”也存在问题!譬如,我们有些公园露天路段铺装未经防腐处理的木质地板,刚交付时确实不错,但怎么就不想想,这风刀霜剑,雨打日晒的,明媚鲜艳能几时?再譬如,前些年我们许多街道的行道树都选种樟树。这样虽然是全年常绿了,但几年下来,人们很容易视觉疲劳,于是有人感慨,我们城市现在没有春夏秋冬了!此外,近些年还急功近利地从乡村往城市移栽大树,从外地移栽热带树种。从成活率角度看,这种做法于我们往往劳民伤财,也难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。

此外,笔者感觉我们城市规划建设中,可能为今后方便管理而忽略了一些亲民细节。譬如

现在一些新建广场,高楼大厦的,气势不凡,构架拉得很大。但相应配套设施却不够完善,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怀。找个公共洗手间,停车场,甚至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很难。还有,我们现在有不少人行道,边沿做得离地较高,高过一般汽车底盘。人们开车时怕被擦碰,尤其是技术不太熟练的,边开车边得提防这些边沿。

再有,我们现在的城市缺乏野趣。广场光滑平整,草皮像一块绿地毯。道路笔直,高楼挺拔。气派是气派了,但总觉得置身其中,时间一长会给人一种压抑感,无法让人感到亲切。打个比方,就像要求我们在一庄严场合打领带带着西装那样,无法放飞心情,无法释怀休闲……也许这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,现在这方面好像也有一定改进,如以前整齐划一的河坎开始顺其自然了。笔者曾看到过一篇文章,介绍欧洲某国新建公园落成开放时,园内没有道路,任凭游客按自己的兴趣去走,一段时间后,园内道路走向就踩出来了,然后稍作调整,顺势铺筑一下就成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道路未必是最美的,但相信肯定是最符合人们在园内行走需求的。

说实在,一座城市汇集了天下各色人等,要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满意那是绝无可能的。个性习惯,教育背景,生活风俗乃至宗教信仰等等,人们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。我们只能在规划管理城市过程中,最大限度地,或者说从最一般的需求出发,去满足人们的居住需要。就此而言,能否做好做到位,是眼光水平技术问题,而能否从这个角度着手是指导思想问题了。说到底,就是面子和实用那个优先的问题了。

热点快评

【草原天路设卡验票 司机称跟抢劫没区别】10日,记者来到张石高速野狐岭出口的一处草原天路的入口,这里已将道路阻断,有工作人员在公路中央设卡验票。张北旅游局称,收费不是针对道路,为了保护道路两旁的环境。司机:“公路怎么能收费?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。”

5月11日《新京报》官方微博

为了保护道路两旁的环境,就需要设卡?就能收费?张北旅游局此举堪称胆大妄为,也难怪过往司机因此称之为“抢劫”。

那么,张北旅游局为何有着这样的“胆量”呢?笔者认为,无外乎以下原因:

一是,张北旅游局有着强烈的“属地”心理——这“草原天路”本是俺的属地领域,这可不是一般的路,外人怎能说来就来?天路不是白走的,风景不是白看的,再怎么着,也得留下“买路钱”。

二是,张北旅游局有着强烈的“环境保护”心理——来的人多了,难免会把道路两旁的环境给“看坏”、“看脏”了,不收点“环境保护费”,怎能“可持续发展”?

【2岁女童想摸一下男子怀中小孩 竟被一脚踢飞】6日,广东云浮李女士带着两岁半的女儿霖霖去商场,霖霖看到一男子抱着1岁左右的孩子从旁经过,伸手想摸男子怀中的小男孩,但还没接触到小男孩,就被男子一脚踢飞。男子踢完人后也没有任何搀扶动作。目前警方已介入。

5月11日财经网官方微博

2岁女童想跟1岁男孩逗着玩,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奈何男孩父亲“警惕性”实在太高——没等“疑似拐卖儿童”的2岁女童伸手触摸,就一脚将其踢飞。

笔者实在难解该男子当时的心理,莫说是2岁女童,就是一个姑娘见到小毛头后露出怜爱状,也是满大街随处可见。

笔者深信,该男子飞脚踢人,完全是出于一种“本能”,也就是这种“本能”,暴露出该男子的本性——或自以为“高贵”,容不得他人触碰下自己的孩子;或心理阴暗,一见到“阳光”便付之以暴戾。

本期主持 朱志莹

图评天下

坐牢还能领工资?

宝鸡有一领导吃空饷都吃到了牢里。在宝鸡市扶风县林业局有一名叫李新奇的副站长,十多年不上班,不过单位里的工资却照发不误,三年前因为做生意违法进了监狱。可是,工资却依然在发放着。

5月11日华商报

李新奇应当为自己吃空饷承担法律责任,这一点毫无争议,但谁还在为他狱中吃空饷提供帮助并从中牟利?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,毕竟,追责的背后关联着腐败的大问题。

黄齐超/文 闵汝明/画



“与尸体同住一房”是人情冷漠的写照

郭元鹏

近日,北京2名网友先后分别以网帖的形式,讲述了通过“自如租房”后的遭遇。一名网友称她的朋友通过“自如租房”后,合租房子的另一户男房客死在家中,朋友与尸体同住一套房,“睡了20多天”;另一位女网友则称周末她在家中熟睡时,在房间门锁没被破坏的情况下,家中进入窃贼,盗走了她几乎所有的值钱财物。

5月11日《新京报》

“自如租房”是一个便捷的、新式的租房系统。这篇报道的本意我们也是一目了然的。主要展示的是“自如租房”的管理乱象。住户死去了20多天,竟然没有发现。住户的东西被盗了,竟然没有撬门别锁的痕迹。很显然,第一个例子是为了证明“自如合租”没有尽到服务的责任。第二个例子是为了证明对住户的审查不严出现了内鬼。

是的,租房市场一直都是混乱的。这种混乱不仅是北京才有的,而是全国很普遍的现象。甚至一些出租房成为了犯罪分子的聚集之地。

可是,更为让笔者耿耿于怀的,还是“与尸体同一屋檐下未发现”的悲情。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与他人合租的女士说,她与死者合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死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情绪低落,有的时

候还“半夜里哭泣”,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“一天夜里听到了其哭泣和呕吐的声音”。

有着这么多的奇怪举动,有着这么多的不同寻常,一个人死在了合租房里,这位女士竟然不知不觉。直到有一天“死者的房屋门被风吹开了”,她才惊慌地发现合租的人早已经死亡了。我不想谴责这位合租的女士。因为,不知道合租的朋友死在了同一屋檐下的情况不是个例,媒体报道出来的此类新闻,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得有10多起了。基本上都是“人死了好多天”,“警方来调查了”,“屋里飘出异味了”,合租的人才知道出事了,在同一个地方合租的人死了。这种情况的发生,是人际关系的冷漠导致的,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这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伤痛烙印。

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。网络时代,拉近的是网络的距离,遥远的是现实的距离,人们都活在网络的朋友圈里,却忘记了现实中的朋友圈。记得一件奇葩新闻。一位市民夜班回家,发现有人一路尾随,最后在自家楼下停住了。于是他报警了,怀疑有人要作案。警方介入,发现是一场误会。所谓的尾随者竟然是一栋楼的邻居。

当“对面相居不相识”的时候,钢筋水泥的城市也就冰凉一片了。“与尸体同一屋檐下未发现”也是人情冷漠的写照。这种心与心的隔阂需要打破了。

街谈巷议

“抹碗公司”的天敌何以是记者?昆明市二环路鑫安花园小区有市民发现,有人在该小区一间车库里,用抹布抹了碗筷后直接包装成消毒餐具,再由微型车运到餐馆去。记者多天暗访发现,这家洗碗公司提供的餐具均未消毒,整个清洗包装过程都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完成,每天1.2万套这样的脏餐具都直接流向了餐馆。

5月11日《都市时报》

近些年来,一家家劣迹斑斑的“洗碗公司”,因着市民举报或记者暗访,很快露出了其“抹布公司”的不法营生。“抹碗公司”的最大天敌应该谁?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。而让公众忧心不已的是,很多消费者的内心在告诉自己,“职业天敌”却往往让位于“兼职天敌”。甚至于,在发现了“黑心餐具”的窝点后,不少市民首先想到的,居然还是报料给媒体记者,而不是条件反射似地举报给相关部门。其中的缘由,还值得我们反省与深思么?

司马童

防空警报试鸣公告

为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防护意识,提高全社会应急避险能力,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人民防空法》和《宁波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制度》规定,经市政府批准,我市将于5月12日14时28分至14时49分试鸣空袭预先警报(鸣36秒,停24秒,反复3遍)、空袭警报(鸣6秒,停6秒,反复15遍)、空袭解除警报(连续鸣3分钟)。

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,注意熟悉警报信号,其间听到警报不要惊慌,保持正常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秩序。

宁波市人民防空办公室